

幽暗之地

Dusklands

[南非] J.M.库切 著 郑云 译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J.M.库切 作品



013027731

I478.45
07-2

幽暗之地

Dusklands

[南非] J.M.库切 著 郑云 译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I478.45
0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幽暗之地 / [南非] 库切 (Coetzee, J. M.) 著; 郑云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339-3612-9

I. ①幽… II. ①库…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南非—现代 IV. ①I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6321 号

原书名: Dusklands

作者: J. M. Coetzee

Copyright © 1974, 1982 BY J. M. Coetze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1-154 号

幽暗之地

作者: [南非] J. M. 库切

译者: 郑云

责任编辑: 曹洁 郭贤路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112 千字

印张: 6.125

插页: 6

书号: ISBN 978-7-5339-3612-9

定价: 26.00 元 (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中译本序

南非作家 J.M.库切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一九七四年)结构新奇,称得上是形式实验的“先锋”之作。它由《越南计划》和《雅各·库切之讲述》(以下分别简称《计划》和《讲述》)两个看起来不搭界的中篇小说组成,两个文本都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计划》的主人公尤金·唐恩是一位与库切同时代(甚至同岁)的美国大学教师,参与了设计越南战争升级计划,为此飘飘然,昏昏然。《讲述》名义上是南非荷兰裔殖民者(也称布尔人)雅各·库切作于一七六〇年的自述,实际上系二十世纪中叶他的后人、一位主张种族隔离的南非国民党人士编著。两位主人公生活的时代和地域迥异,但是他们都有畸形发达的自我,都崇拜暴力手段,总能为自己奔腾而来的自私动机披上合理的外衣。库切像莎士比亚那样深入自己并不喜欢的角色,取他们的立场来讲述、编造故事。他们作恶,或通过别人作恶,但是不自知,因而也没有为折磨麦克白的强烈的罪恶意识所苦。尤金·唐恩认定“负罪感是一剂黑色的毒药”,“负疚自责是人头脑中无益的成分”,他的重大使命之一是要把反战的美国青年从自责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他最终精神

崩溃了，在康复院自问谁该为他的过错负责。二百年前的雅各·库切倒是心理健康的楷模，他从来不会自寻烦恼。

—

也许，作者六七十年代在英国、美国工作学习的经历决定了小说里战争和殖民主义的题材。

库切于一九六〇年从南非开普敦大学毕业(主修数学，兼修英语文学)后到伦敦。那一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取缔了黑人政治组织非洲国民代表大会(即非国大)，并制造了沙佩维尔惨案，国际舆论大哗。库切在英国生活了五年，主要在 IBM 公司担任计算机程序员工作，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篇关于英国小说家福特的论文，获母校硕士学位。一九六五年，他获一笔奖学金，赴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奥斯丁分校攻读博士，三年后取得学位，受聘于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一九七二年回开普敦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库切在美国居留期间遇到两件大事。首先是越南战争。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反战示威游行给美国社会造成极大的冲击。在这过程中，他不是消极的旁观者。其次，奥斯丁的校图书馆藏有大量关于南非的珍贵史料，库切在馆中尘封的书堆里发现了自己的先祖雅各·库切于一七六〇年十一月在好望角总督府所作的证词(即《讲述》的附录)，不由抚今思昔，从自己国家的种族歧视联想到家史和早期荷兰移民在南非的殖民统

治。库切在布法罗教书的时候开始酝酿和写作《幽暗之地》，他要做的是把这两件大事置于同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下加以考察。

近朱者赤。库切的博士论文是爱尔兰作家萨缪尔·贝克特的早期小说研究。《幽暗之地》明显受到贝克特的影响。文本套文本、作者作为人物出现、高度自觉的叙事方式、对精神病人心理状态的兴趣、主谓短句的使用(“我哼唱，我咆哮，我嘶嘶响，我怒号，我尖叫，我赞叹”)，这些贝克特作品标牌式的特点也出现在《幽暗之地》。贝克特过于关心泛泛的“人类生存状况”，而库切的作品中更多历史、社会和伦理的探索，从《幽暗之地》的书名就隐约可见《黑暗的中心》的影子。库切延续并深化了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有关种族和殖民问题的思考。他的小说创作成就，当在贝克特之上。

关于库切赴美前的生活，他在自传体小说《男孩》和《青春》(浙江文艺出版社均有中译本)中作了较细腻的回顾。越南战争全面爆发时他还在伦敦。《青春》里一个细节道出了他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一天，他在《卫报》上读到头条新闻《自杀炸弹袭击者在南越造成浩劫》，报道的内容是所谓的“越共”士兵潜入美军的波莱古空军基地，炸毁飞机二十四架，并引发燃油储存罐爆炸。库切写道：

自从他(指库切本人)来到英国，英国报纸和BBC就一直发表美国武功的文章，越共成千被杀，而美国兵毫发未伤。如果

对美国有哪怕一个字的批评，也是以最温和的方式出现的。他几乎无法使自己去读有关战争的报道，它们太让他恶心了。现在越共作出了他们不可否认的、英勇的回答。^①

这次计划周密的偷袭发生在一九六五年二月七日。对在这次著名行动中的“自杀炸弹袭击者”，库切是钦佩的。就在这一年九月，他到达美国。可以说，他对越南战争一直非常反感。^②但是，上引文字的锋芒却指向英国媒体。一九六一年，也就是库切到英国的第二年，南非与英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不得不退出英联邦。我们不难想象一位生活在英国的南非年轻人此时会有怎样痛切的感受。为什么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大加抨击的英国报刊就能容忍在越南发生的一切？《幽暗之地》将两者并列，要强调的就是种族隔离政策以及随之产生的对黑人民权运动的镇压与越南战争同根同源，乃是一对孪生兄弟。

越南战争在约翰逊主政期间全面升级，尼克松当选后通过时断时续的巴黎和谈考虑如何体面撤军。一九七三年八月，美国国会迫于国内外巨大压力通过法案，禁止政府在印度支那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翌年美国大幅度削减对南越政权的军援。可以说，在小说的创作出版过程中，越南战争的走向已趋明朗，

① 《青春》，王家湘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

② 这也给他带来麻烦。他在1984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回忆道，他在奥斯丁的时候，有个美国人责问他说：“你这么不喜欢越南战争，为什么还不回国？”

以北越主导的越南统一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恩依旧沉溺于战争狂想，可见他是有意回避现实了。

在唐恩执笔的《计划》里，美国智库的可行性报告、政策建议和精神病患者的内心独白纠结在一起。唐恩是某大学肯尼迪学院(哈佛大学有同名学院)的学者，“神话艺术小组”的成员，他潜心研究的是神话如何在人类社会中起作用，各种象征性符号如何互相转换。要聘请专家筹划高效的宣传攻势，该小组成员确实是最理想的人选。战场上形势已经不妙，唐恩对战争的热情依然不减，为追求所谓自由事业的最终胜利，他建议军方继续在越南使用已引起公愤的橙剂(脱叶剂，主要成分为二噁英)^①和旨在改变土壤硅酸盐结构的化学物质 PROP-12。在生活和工作中他只挂念自己的前途，诿过卸责，极少考虑他人的感受。战争在家庭里也播下不睦。妻子玛莉莲觉察到战争唤醒了他心灵深处的兽性，只有等战争结束，他才可能重拾人性；而他则断言，玛莉莲的抱怨起于她对越南计划的嫉妒，只有他才了解玛莉莲和她的朋友们(也许都是对战争抱有怀疑的人)，他们不了解他。唐恩是自己心目中真正的爱国义士，他苛责那些“美国梦已经幻灭的人”，并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诗人韩利(一译亨雷)《永不屈服》(“Invictus”，也可译为“不可战胜”)中的诗句激励自己：“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我是自己灵魂的舵手。”诗中的

① 至今越南无数的橙剂受害人仍未得到美国政府的合理赔偿。

“我”本来指十九世纪末的大英帝国，在《计划》里，它既指唐恩本人，也指二十世纪的超级帝国美国。

唐恩与人(尤其是他的上司库切)交往时紧张多疑，目光游移，举手投足都极不自在。这些身体语言再加上他对战争的狂热或许表明他曾受心理伤害。果然，读者在《计划》结尾处得知，唐恩大约出生于一九四〇年，年幼时父亲当兵在外，母亲的形象给他带来的只有可怖的联想(“在夜色下展开她吸血鬼的翅膀”)。显然，他的心理防卫机制已把他不幸的记忆压制到潜意识深处。(这恐怕有点俗套，美国大片里的系列杀人犯都会有类似的儿时经历。)现在他要仰仗 B -52 轰炸机携重磅炸弹和化学武器去“攻击大地母亲”，在非我族类的家园上演一出他个人的复仇剧。

二

《幽暗之地》出版时并未得到“一鸣惊人”的待遇。诺贝尔奖评委会在二〇〇三年的授奖词里给予它很高的评价：

《幽暗之地》初次展露了善于移情的艺术才能，这种才能使他一再深入到异质文化中间，一再进入那些令人憎厌的人物的内心深处。小说描写越南战争期间一个为美国政府服务的人物，挖空心思要发明一套攻无不克的心理战系统，与此同时他

个人生活却糟糕透顶。此人的奇思异想与一份十八世纪布尔人在非洲腹地的探险报告并列而述，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遁世方式。一者是智力的夸张和心理上的妄自尊大，另者充满活力，是富于蛮荒气息的生命进程，两者互为映照。（文敏 译）

授奖词还说到库切作品里典型的主人公在遭受打击后总能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这两位“令人憎厌的人物”当然不在那些主人公之列。

两人确实在“遁世”。既然唐恩在草拟事关越南未来的报告，他应去实地调查一番，但是他却拒斥现实世界中的越南，无意前往。无线电新闻广播里不断报道战争死伤人数，他因而讨厌那种“统计学家低沉的、不容辩驳的嗓音”，仿佛那是故意与他作对。可以说，唐恩躲在“杜鲁门图书馆”^①里逃避现实，而那位雅各·库切则是在逃避文明和政府的任何形式的约束，走向荒野，用他无穷无尽的精力、强健的体魄和十八世纪的欧洲毛瑟枪应对一切挑战。前者是所谓的“思想者”，后者是活蹦乱跳、停也停不下来的“行动者”。但是，《幽暗之地》的前后两部分还是暗中相通、前后呼应的，作者为此小心作了铺垫。

在知识领域，唐恩有极强的开拓意识。他表示，一旦他和同事们正在研究的神话艺术成形后，他就要改换课题，进入新

① 杜鲁门当政时提出要防止所谓的“多米诺效应”。正是在这骨牌理论的支配下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步入越南的泥沼。

的领域。他下面这一席话连接了本书的两个文本：“假如我生活在二百年前，我肯定会去探索一块大陆，去勘测、去开发、去殖民。在那令人头晕目眩的自在状态中，我可能会发挥我真正的潜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小说后半部的主人公雅各·库切实际上是唐恩的另一个自我。二百年前，唐恩也会坐着牛车，带了帮工和用人，向蛮荒之地进发。不过他征服的土地不在南非，而在北美；他的敌人不是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而是印第安人。

我们再来看看“思想者”和“行动者”的相似之处。

首先，两人都是极端自我中心，自视极高。唐恩自比“初生牛犊”，不满足于正常但缓慢的升迁，只盼早早替代项目负责人库切。他写到得意处甚至说自己是“生气勃勃的勤奋的天才”、“对战争科学做出显著贡献的军事专家”。雅各·库切则自命为“蛮荒的摧毁之神”、“万物之主”。这两种称号透出不可一世的气势，它们也是唐恩要假美国空军之力实现的终极目标。

唐恩本人并不摆弄枪支，但是他相信武器是自己与外部世界的中介，因而依赖武器，崇拜武器。他写道：“我们随身携带着武器、枪炮及其隐喻，这是我们所知的在我们和我们的目标之间唯一的联结。”所谓的“隐喻”指的是他在《计划》里反映的一系列恐怖统治的手段，从随意的暗杀到监狱的酷刑以及一整套代表了绝对权威的宣传话语。雅各·库切不善哲学遐思，但是在下面这段文字里他捡起了唐恩关于武器的话题：

枪代表了你自身以外的借以生存的希冀，枪是此次征程中抵御孤立无援的终极防身之物，枪是我们与外界之间的调停人，因之是我们的救星。枪支所传递的信息是，外面的世界不过如此，没什么可惧怕的。

雅各·库切携枪驰骋原野，所过之处，各种动物的尸体堆积如山。那杆枪是防身的，也是进攻的。要把荒野开辟为果园、农庄和牧场，首先要消灭荒野上无数生灵：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奉献给生命的另类的金字塔。这是我一生的成就，是我不倦地在证明这些死者为异类，因之其生命也是异类。

可见他已在推敲大规模猎杀的抽象意义。枪(或者说武器及其隐喻)已不再是狩猎者手中的谋生工具，它升华为形而上的需求，人类(当然不包括非洲部落居民)本质的延伸，精神健全的保证。他对黑人随从说：“我怕的是如果没有枪，我并非会毁于饥饿，而是会毁于精神上的病态，这种病态甚至能使囚笼中的狒狒变得失禁。”为了验证自己的存在，这种枪文化的“男人气概”需要用荒野上生灵的尸体堆建起一座“另类的金字塔”。这些生灵既包括河马、犀牛等各种动物，也包括那些“肤色较深一些、鼻梁低一些”(康拉德语)的非洲黑人。它们都是异类，其生命不是生命。

三

唐恩用狂轰滥炸捍卫自由，雅各·库切以枪支宣告文明的到来。在有一点上后者似乎更善于自省。雅各·库切带了五个霍屯督仆人到纳马夸地区，牛车上那些用来物物交换的廉价小玩意儿被当地好奇的居民截下了，他又生起病来，只得住在营地听天由命。仆从整日跟自己的同胞厮混，让他十分不快。雅各·库切在仆人克劳厄和当地一位老妇的照料下渐渐康复，一天他走到溪流中央，脱下裤子，发狠劲挤掉臀部一处痈疽的脓液。这时他感到几个少年在旁边奚落他，不由大怒，把他们狠狠打了一顿，甚至咬掉其中一个的耳朵，为此他受到部落的集体惩处。奇怪的是纳马夸的霍屯督人并没有一心要从心理、肉体上击垮他。雅各·库切自问：“他们为什么护理我？他们为什么放了我？他们为什么不杀了我？他们对我的折磨为什么那么马虎甚至随意？”他注意到，他们给他留一条生路，并不是表示一种高贵的漠视或慈善的胸怀。他们不会预谋，也没有远大的目标，“生活只不过是一件件事情而已”，它们不相连贯。读者在雅各·库切的带领下认识了一种完全异质的文明^①，本质上并不野

① 库切是描写异质文明的老手。《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的主人公也透出一种异质的价值观，他是真正遗世独立的。《耻》讲述的是种族隔离政策被废除后在南非发生的故事。书里的黑人彼得鲁斯为获取更多的财产算计昔日的白人东家，他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压迫者同化，凶残阴险，长于计谋，目标远大，因此不具异质。

蛮的文明。只见雅各·库切这样分析野蛮：

野蛮是一种生活方式，蔑视人的生命的价值，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感官的快乐。可是从他们对我的护理，有什么证据可以指向他们蔑视生命或以别人的痛苦为乐？

这段文字与生性残暴的雅各·库切不大相称，但对我们理解《幽暗之地》的主旨是非常有帮助的。雅各·库切由此断定纳马夸地区的居民并不野蛮，他自己见过比他们更野蛮的人。那么真正的野蛮人又是谁呢？^①也许受到潜意识的提示，他打断了自己的思绪，重新进入行动者的角色：“是时候了，该出发了。”

雅各·库切在自知的门前怯懦地止步，在蔑视生命之路上愈走愈远，并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更多感官上的快乐。他曾把黑色甲虫的腿一一拔掉，还使它身首异处，察看轻微的悸动如何掠过昆虫的躯体。黑人的命运并不比这黑色甲虫好多少。雅各·库切在回家路上甜滋滋地品味复仇的快感。他要召集一支探险队回到纳马夸地区，“我一直在想象着这充斥着报复与死亡的一天。在这一天，我犹如风暴云般回来，在世上这一小块地方密布我的正义之云。”在他即将到家前，他见到了人烟，一些温驯的牛见他大步走来就散开让路，此刻他说，“我的身心便仿

^① 库切在小说《等待野蛮人》中对此作了更深入的探讨。读者不难就“谁是真正的野蛮人”这一问题达成共识。书中的暴力场景是用来烘托主题，绝不是什么“商业噱头”。

佛注入了新的生命”，只见他无端刺杀一头离群的牛，还拔箭射中牧羊人的臀部。他为自己举行的回家仪式是“整整一天的嗜血和混乱”。他暗示，那天的成果中有一些不幸的布须曼人的头颅。在为杀戮的杀戮中他寻回了他所理解的人性的尊严。读者最难忘记的场景是他见到自家厨房里温暖灯火的那一幕。他第一个反应居然是杀生的动机：“犹如上帝一阵旋风降临一般，我扑向一只羊，割开了它的喉咙。”

雅各·库切回到殖民点后半年多，又参加了亨德里克·霍普上尉率领的远征。远征队嘚嘚的马蹄声敲碎了他上次造访过的纳马夸地区的平静。清晨，一个漂亮的女孩头顶水罐到营地边的小溪取水，她突然意识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转身就逃。“一声枪响……击中了她肩胛骨之间，就像马匹猛踢，把她击倒在地。”雅各·库切由衷赞叹道：“美丽的死亡。”他上次离开时，五个仆人中有一个留在营地。他即将对这几个“叛逆者”施暴，“心里像海上漂浮着的瓶子那样，有一种晃晃悠悠的愉悦感”。这次他们被他一一羞辱，并处以死刑，处死前故意拖沓的场面极其残忍，纯粹是“从别人的痛苦中得到感官的快乐”。对种种暴行，雅各·库切有着现成的解释：他不比别人更嗜血，他只是历史长河中上帝手中的工具而已，“上帝的判决就是正义，高深莫测，无可指责。上帝的仁慈并不关乎美德。”

四

在分析霍屯督人生活方式时，雅各·库切承认，他们并不真正野蛮，他还加了一句旁白：“霍屯督人根本不懂得如何突破一个人，那要蓝眼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才能做到。”这里“突破一个人”指的是彻底击溃一个人的心理防线，不给他留下一丝半点的自尊。事实上生活在一七六〇年的布尔人还不知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厉害，这句话犯了典型的“时代错误”。读者知道，库切特为交代《讲述》是二十世纪中叶由雅各·库切的后人编撰的，看来南非战争(也称布尔战争，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期间英国军队残害布尔人的行径造成编撰者心头永久的伤痛，他已顾不上历史的真实了。同时这句话有意识地呼应小说的前半部分，使读者回想起《计划》里盎格鲁-撒克逊人用心理战和酷刑击垮“越共”的本领。野蛮的本质与这种“突破一个人”的愿望和能力其实是同一回事。

唐恩从小就是书呆子，没本事像雅各·库切那样持刀宰杀牛羊，但是他也偷嗜残忍。设想种种制伏越共的办法就是替代性地过一过施暴的瘾。为了“突破一个人”，摧毁敌方精神维系的能力，他力主实施“CT行动”。那是一种任意的恐怖统治：“一个随时随地、任意挑选惩罚对象的拘留营头子，只要能在表面上维持这种选择性，就可以一直成功地瓦解集体的士气。”唐

恩通过编写国家恐怖主义的计划舒缓情绪，发泄不满。那些文字对他有着奇怪的疗效，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它们“在编织着我的保护伞”。他坐在固若金汤的杜鲁门图书馆地下室看书写作，“体验到一种朦胧的幸福，一种极乐的、心智的愉悦”。

小说里有一些描写变态心理的章节。唐恩在公文包里放了一些美国军方提供的照片，内容血腥残忍。他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会把照片取出来观赏一番，据说是给自己衰竭的想象力“增添些许电脉冲”。在不少地方《幽暗之地》是一部非常“身体”的小说，例如唐恩承认那些照片给他带来强烈反应：“我颤抖着，流着汗，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血液翻腾。”唐恩的“感官的快乐”恰恰指向雅各·库切后来试图界说的野蛮的本质。

《计划》里那几页描写施虐照片的文字今天读来有惊人的前瞻性。在照片中，美国特种部队士兵拎着割下来的越南人的头颅，当作战利品在炫耀；哭泣的越南妇女在认领被美军打死的家人的遗体。唐恩的脑际冒出一个新的镜头：一位越南母亲把她儿子的头放进麻袋拎走，就像超市购物，想到这里他“咯咯地笑了”。还有几张照片是美军虐囚的实录：“赤色分子”被关在笼子里示众，眼色茫然；有的囚徒经酷刑后依然不招，然后被施加药剂，神志不清，“握住审讯者的手……像孩子一样敞开心扉”。《幽暗之地》里出现的这些虐囚照片我们都曾见过。三年前巴格达郊区阿布格莱布监狱里伊拉克囚犯所受的羞辱与酷刑被曝光。美军摧残战俘身心的手段奇形怪状，目标只有一个，